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
——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

马 晓 林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元代景教人名学(Anthroponymy)研究需要在汉文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新出按檀不花家族史料为中心,结合出土叙利亚文、回鹘文材料,可以逐一考察人名的词源及形态演变。通过人名、居地、年岁、身份、职官的考察,此家族始祖岳雄(岳难之讹)可勘定为赤峰出土瓷质墓碑的主人 Yonan。此家族五代 19 个人名的还原方案,揭出 9 个基督教名,并对汉文文献中的讹字作出校正。结合迁徙前后的语言环境来看,这个家族虽然受到汉文化的不少影响,但其景教信仰仍然很有分量。

关键词: 蒙元史;景教;也里可温;叙利亚文;回鹘文

中图分类号:K 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1-0134-07

近代以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浪潮有三次:唐代、元代、明末清初。每次浪潮皆以中西交通的大贯通为背景。在 13—14 世纪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背景之下,欧亚大陆的历史进入了跨地域广泛交流的时代。①东西交通的畅通以及蒙古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政策,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 20 世纪上半叶,东西方史学界的几位学者如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我国陈垣、英国慕阿德(又译穆勒,A. C. Moule)、日本佐伯好郎等的开拓性研究构建起蒙元时代基督教史的学术殿堂。20 世纪后期以来又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②目前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是中亚、新疆、内蒙古、泉州等地发现的叙利亚文、回鹘文碑铭,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而汉文史料虽然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辨识基督教徒,仍是一大疑难问题。很多时候,人名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凡皈依基督教者必受洗礼,受洗则有洗名(baptismal name)。这些人名有的来自《圣经》,有的来自教会史上的圣徒,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元代涌现出很多基督教名的汉文音译。但其对音还原,不能拿英语、拉丁语与汉语今音妄加比对。元代的基督教派,占绝大多数的是景教(Syriac Church of the East,叙利亚东方教会,更常见但不太恰当的名称是"聂思脱里教")。③景教以叙利亚语传教,教会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东传中亚乃至中国。这决定了须以叙利亚、突厥、蒙古语言文字和古汉语音韵知识,广为搜罗诸语言材料,加以梳理与对比,厘清人名的词义来源、形态变化、地理分布和文化背景,才能构建起蒙元时代景教的人名学(Anthroponymy)。早在 20 世纪初期,伯希和便提出欲做这项工作,但在其遗著中我们只看到了一些局部性工作。④ 1998 年,傅海波(Herbert

---

收稿日期:2015-09-01
作者简介:马晓林,男,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国家祭祀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S023)。

① Kim Hodong, "The Unity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Continental Exchanges over Eurasia",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1 (2009), pp. 15-42.

② 参看杨晓春:《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0)》,《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 年第 6 期。

③ Sebastian P. Brock, "The Nestorian Church: A Lamentable Misnomer",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78-3 (1996), pp. 23-35.

④ Paul Pelliot,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hême-Orient", in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5, No. 5 (1914): 623-644. Paul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é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ême-Orient* I, Paris: Imprimirie Nationale, 1973.

Franke)撰文讨论了三个案例。① 近年,芮跋辞(Volker Rybatzki)发表《中亚的聂思脱里派人名》一文和《中古蒙古语文献中的人名和官职》一书②,在景教人名学领域颇有创获,但对汉文材料几乎没有讨论。本文从汉文史料出发,以新出元代济宁按檀不花家族材料为例,从人名学的角度,对前人未解的问题做出新的探索。

一、按檀不花家族景教身份的辨识

道光《巨野县志》中保存的济宁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是近年元代基督教史领域的一个重要发现。虽然叶新民 1982 年研究弘吉剌部的分封时便征引过部分碑文③,但其中关于景教的信息,直到近年部分碑文收入《全元文》后④,张佳佳、陈高华分别发表专文才得以阐明。⑤

碑文中的一些记载,让学者辨识出了景教信仰。如按檀不花"深通佛法,持戒甚谨……□斋素食,月余而罢"。⑥ 张佳佳指出,此"佛法"实指基督教而言,斋戒月余指的是基督教为期 40 天的四旬斋(Quadragesima)。⑦ 按檀不花在济宁兴建两处大寺⑧,当皆为景教寺院。按檀不花之子骚马担任过元朝管理基督教的官职"钦受圣旨玉宝管领也里可温掌教司官",也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他"重修也里可温寺宇,祝延圣寿……其究心儒术、也里可温经、蒙古字译语、阴阳方书、诸子百家,无不详览"。⑨ 按,"也里可温"是元朝对基督教徒的通称。"也里可温经"是迄今各种史料中独见的表述,指的应该是基督教经典,准确而言大概是叙利亚文景教经典。20 世纪初北京午门城楼发现清内阁档案库藏元代叙利亚文赞美诗抄本残件,经鉴定与吐鲁番出土的同类抄本存在直接的关系⑩,表明此类经典确为元代西域景教徒带入汉地。按檀不花之子骚马读也里可温经亦可作为旁证。

按檀不花之祖"世为阿里马里人氏",归附成吉思汗后,家于松州(今赤峰),至元十年(1273)按檀不花出任济宁路达鲁花赤,遂家焉。⑪ 阿里马里(即阿力麻里,Almaliq)、蒙古草原、松州都是蒙元时期景教的主要活动范围。近代以来出土的中亚七河地区(Semirečʼe)景教墓铭、新疆阿力麻里景教墓铭、吐鲁番出土基督教文献、内蒙古阴山汪古景教墓铭,皆为明证。阿力麻里是元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景教中心。⑫ 目前刊布的阿力麻里墓

① Herbert Franke, "Zu einigen christlichen Personennamen in Texten der Yüan-zeit", in *Zeitschrifi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haft* 148 (1998), pp. 315 – 322.

② Volker Rybatzki, "Nestorian Personal Names from Central Asia", in *Studia Orientalia*, 99 (2004), pp. 269 – 291. Idem., *Die Perso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 *Eine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 Helsinki: Yliopistopaino Oy, 2006.

③ 叶新民:《弘吉剌部的封建领地制度》,《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 年 10 月,第 87 页。

④ 《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册,第 442—443 页;第 47 册,第 352—354 页;第 56 册,第 108—111 页。

⑤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陈高华:《元代内迁的一个阿里马里家族——"也里可温"的新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辽宋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64—375 页。

⑥ 《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辛氏陈氏合葬神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3a—27b 叶。

⑦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第 46 页。

⑧ 《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辛氏陈氏合葬神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5b 叶。

⑨ 《乐善公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8a—31b 叶。

⑩ 参看 Alexey Muraviev, "New Persian Marriage Contract in the Syriac Manuscript from Turfan",《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0—164 页。

⑪ 《济宁路达鲁花赤睦公善政颂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36b—39b 叶。

⑫ 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7 期,1983 年,第 67 页。

铭有 10 余件①,与七河地区墓石形制、铭文特征相似性很高,人名基本来自叙利亚语和突厥语。景教信仰为他们带来了叙利亚文。他们偶尔摘引景教经典中的叙利亚文词句,而多数时候将叙利亚文作为拼写突厥语的一套字母系统,与回鹘文并用。可以推断,阿力麻里是按檀不花家族景教信仰的来源。

二、"岳雄"与赤峰出土景教瓷碑

从人名角度看,按檀不花家族成员多取教名。第一代名为岳雄,疑为岳难(叙利亚文 Yōnān,即《圣经》中的约拿)之讹。岳难之名元代汉文史料中颇多,异译有月难、咬难、药难等等。道光《巨野县志》中的录文阙字颇多,亦有讹字,大抵碑石已磨泐漶漫。其中所收三碑录文中皆作岳雄,盖因清人抄录碑文时不解此名原意,一讹皆讹。

因为碑文有阙字,关于按檀不花家族早期历史的记载不多,仅知岳难的大略事迹。《乐善公碑》记其人"佐太祖,特授□睦哥职事,配金虎符"②,《济宁路达鲁花赤睦公善政颂碑》所记更详:"(前阙)太祖圣武皇帝朝入侍密近,授玺书虎符,岁时持圣训谕宏吉烈部,班济宁忠武王下,诸驸马皆列坐其次,事无巨细,一听裁(中阙二十一字)命摄忠武职,统宏吉烈一军下河南,继从忠武平辽东,后归松州,因家焉"。③ 1209 年畏兀儿国王亦都护杀西辽少监,与蒙古通使,表示归附,1211 年,亦都护与哈剌鲁首领阿儿思兰汗皆亲往蒙古称臣。④ 阿力麻里人岳难入侍成吉思汗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岳难可能担任过成吉思汗怯薛侍卫,颇受器重,被派到宏吉烈部(即弘吉剌部)岁时宣读圣训,地位很高。济宁忠武王指弘吉剌部首领按陈(Alčin)。平辽东,当指 1212 年按陈与辽东军阀耶律留哥结盟于金山之事。⑤ 后来岳难回到弘吉剌部首领的领地松州(城址在今赤峰市西南)定居。

20 世纪 80 年代初松州城遗址中发现一件瓷质碑。碑为长方形,正面刻绘十字架,下刻莲花,十字架上方左右各有叙利亚文一行,下方左右各有回鹘文 4 行。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界开始注意此碑,迄今已发表多篇论文⑥,碑文的基本内容已经较为清楚。十字莲花图案是东方景教的标志,此碑为景教碑无疑。上方的两行叙利亚文为《旧约·诗篇》中的"仰之""信之"二句。对于下方回鹘文的最佳解读是哈密屯(James Hamilton)与牛汝极合作完成的,后者汉译其大意为:"亚历山大帝纪年一千六百六十四年,桃花石纪年牛年正月二十日。这位京帐首领药难——部队的将军,在他七十一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位大人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吧!"⑦亚历山大帝

① 科科夫措夫撰,陈开科译:《阿力麻里出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墓碑碑文考释》,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 2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5—254 页。牛汝极:《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西域研究》2007 年第 1 期。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7—66 页。

② 《乐善公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8a—31b 叶。

③ 《济宁路达鲁花赤睦公善政颂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38b 叶。

④ 《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000 页。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26 页。

⑤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第 3511 页。

⑥ 张松柏:《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的也里可温教瓷质墓碑》,《海交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张松柏、任学军:《赤峰市出土的也里可温瓷质碑》,《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72—676 页。James Hamilton and Niu Ruji, "Deux inscriptions funéraires turques nestoriennes de la Chine Orientale", *Journal Asiatique* 282:1 (1994), pp. 147 - 164. 布仁巴图、浩斯、丹森:《赤峰市郊出土的古回鹘文碑研读》,《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5 年第 1 期。乔吉:《读赤峰市出土的古回鹘文碑铭》,《蒙古学信息》1995 年第 2 期。鲍音:《古松州古回鹘文瓷碑考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 年第 1 期。James Hamilton、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 年第 3 期。王大方:《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窝阔台汗时期的古回鹘文景教瓷碑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⑦ James Hamilton、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 年第 3 期。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 106—113 页。

纪年一千六百六十四年、桃花石(中国)纪年牛年,为公元 1253 年(元宪宗三年癸丑)。

松州瓷碑与阿力麻里人岳难的关联,张佳佳文中的一条注释已有提及,但囿于《巨野县志》所录"岳雄"一名,未能勘同。从景教人名来看,岳雄很可能为岳难之讹。此外,二者的一致性还有四个方面:

第一,地点相合。瓷碑出于松州城遗址内。岳难家于松州,据载其孙按檀不花妻辛氏卒葬松州,①可推论岳难也葬在松州。作为基督教徒,葬在城内并不稀奇,敖伦苏木汪古部古城遗址内发现的十字墓石可以证实这一点。②

第二,年岁相符。瓷碑记 Yonan 于 1253 年七十一岁去世,可推算其生年在 1183 年。假设岳难即 Yonan,在 1209—1211 年归附成吉思汗时,年龄接近 30 岁,正当青壮年,其后担任怯薛,随军作战,合乎情理。岳难之孙按檀不花的年寿大致可考。据碑载,按檀不花卒于 1322 年,"年八十(下阙)",若为八十岁整,则生于 1243 年,若为八十九岁,则生于 1234 年。那么,按檀不花出生时,其祖父岳难年龄在 50 岁至 61 岁之间,也是合理的。

第三,身份地位相称。通观元代景教遗物,瓷质墓碑为世上独见,是一件独特的磁州窑产品,碑上文字书写较其他出土景教碑铭都整洁规范。这都暗示着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与阿力麻里人岳难的地位是相称的。

第四,官职可勘同。瓷碑墓主人的名字和官职,牛汝极译为"京帐首领药难——部队的将军",回鹘文原文作:ordu igäsi Yonan kömkä sänggüm。其中,ordu 义为斡耳朵、营帐。igäsi,哈密屯和牛汝极转写为 igäzi,释为主人、首领。Yonan 为叙利亚文 Yōnān 的回鹘文形式,音译可作岳难。kömkä,有学者将之当作人名的一部分,哈密屯和牛汝极认为是突厥语 kömäk(义为辅助、军备)③的与格形式 köm[ä]k[k]ä。sänggüm 是汉语借词"将军",是一种称号,大概与按檀不花祖父"配金虎符"、统军作战的经历相对应。不过,在称号中出现与格形式是很少见的,不如将 kömkä 视为名词。阿力麻里人岳难"特授□睦哥职事","□睦哥"应即 kömkä/kümkä 的音译。所阙之字可能是"阔""可""古"或其他音同音近的字。这一职官名不见于他处,词义词源待考。阿力麻里人岳难在弘吉剌部内的职责是"岁时持圣训谕宏吉烈部,班济宁忠武王下,诸驸马皆列坐其次,事无巨细,一听裁(下阙)",实际上是成吉思汗派到弘吉剌部统领诸事的最高官员。元世祖朝以后这类官职采用汉名称为王相、王傅、内史,但此前应该有草原传统的名称。ordu igäsi 大概就是相应的突厥回鹘名称。igäsi 一词有可能是 ügäsi 的音变。在回鹘政权中,宰相称为颉于迦斯(又译颉于迦思,il ügäsi)。④ il 义为国,则可推知 ordu igäsi 就是斡耳朵的宰相。草原部族领袖所居的斡耳朵是一个部族军事、政治、经济权力的核心,那么 ordu igäsi 一职应相当于弘吉剌部的王相、王傅。这与阿力麻里人岳难的身份地位颇相契合。

总之,松州景教瓷碑与阿力麻里人岳难的种种契合,让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岳雄为岳难之讹。以往学者以为松州景教瓷碑属于汪古部,⑤却不能解释松州并非汪古部而是弘吉剌部领地。如今,我们将瓷碑墓主人与《巨野县志》的岳难勘同,可以说明瓷碑属于迁居松州的阿力麻里人。

三、按檀不花家族人名的演变

第二代别古思,源于希腊酒神之名 Bacchus(希腊文 Βάκχος)。传说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有 Bacchus 和 Sergius 二位军官,因为坚持基督教信

---

① 《乐善公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8a—31b 叶。

② 参看江上波夫:《モンゴル帝国とキリスト教》,东京:サンパウロ2000 年版,第 24—34 页。

③ Gehard Doerfer, *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II,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67, pp. 606–607.

④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 101.

⑤ James Hamilton、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 年第 3 期。Niu Ruji, *La Croix-lotus: inscriptions et manuscrits nestorients én criture syriaque découverts en Chine* (*XIIIe-XIVe siècles*),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10—217 页。

仰而被害。从 5 世纪开始对于这两位殉道圣徒的崇拜便流行于基督教世界①,这两个名字也成为景教徒的常用名。Sergius 即元代汉文史料中常见的薛里吉思一名。Bacchus 的回鹘文形式,即德国学者茨默刊布研究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书 T III Kurutka 1857 中的文书抄写者的名字,转写为 Bäküz(p'kwz)。② 可知叙利亚文 Bakōs(bkws)进入突厥语,因为元音和谐律而变为柔性的 Bäküs,音译为汉语为别古思。③ 同名者见于《圣武亲征录》④,石刻、方志中又有无锡县达鲁花赤别古思⑤、常州路同知别古思⑥,元末名臣迈里古思之父亦为此名。⑦ 大蒙古国早期名臣镇海,出身于信奉景教的怯烈部,其子名为孛古思(又译勃古思)⑧,是同一名字在突厥语中的另一种形式 Böküs。

第三代按檀不花(Altan buqa,义为金牛),是蒙元时代流行的突厥—蒙古名。立于按檀不花生前的较早的两通碑刻称他为铁木儿不花、忒木儿不花(Temür buqa,义为铁牛)或简称为睦公⑨,而成宗大德年间的碑刻⑩以及他去世以后的碑文皆称他为按檀不花。他改名的原因不见于记载。一个推想是避成宗铁穆耳(Temür)之讳。但元朝避讳制度较宽松,Temür 之名在整个元代都非常流行。连系到碑载按檀不花“公退之暇,招延贤俊,讲读司马氏《通鉴》,采古循吏事迹以自警省”⑪。如果他避讳改名,那也许是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个例。

第四代 9 人。其中突厥—蒙古名 2 人,业里通瓦(El tonga,el 义为人、国,常用于人名前缀,tonga 义为虎)、伯颜帖木儿(Bayan temür,义为富铁)。山柱大概是汉语小名。錄硕霸⑫,张佳佳以“錄”为《圣经》中的路加 Luc,硕霸为 Sauma,还原全名为 Luc Sauma。⑬ 但是叙利亚文中的路加为 Lūqā,硕霸与Ṣaumā对音也有差距。也许錄硕霸为清人录文之讹,原当作保硕霸,来自叙利亚文 Baršabbā,此名亦见于粟特文基督教文献,⑭传说创立东伊朗教会的主教即为此名。⑮ 骚马(Ṣ

---

① 参看 David Woods, “The Emperor Julian and the Passion of Sergius and Bacchus”,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5 (1997), pp. 335 – 367. Elizabeth Key Fowden, *The Barbarian Plain*: *Saint Sergius between Rome and Ir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② Peter Zieme, “Notes on a Bilingual Prayer Book from Bulayik”, in W. Winkler Dietmar & Li Tang eds., *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Wien: LIT Verlag: 2009, pp. 167 – 180 (esp. 171).

③ 承蒙艾鹜德(Christopher P. Atwood)教授和马克·狄根思(Mark Dickens)博士提供意见与材料,特此致谢!

④ 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1979 年油印本,第 252b 叶。

⑤ 《无锡县题名记》(至元二十三年),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石刻拓本汇编》48 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2 页;录文见《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一九,《石刻史料新编》第 1 辑第 13 册,第 9913 页上。

⑥ 洪武《毗陵续志》,杨印民辑校:《大德毗陵志辑佚(外四种)》,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3 页。

⑦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四《故忠勇西夏侯迈公墓铭》,四部丛刊本,第 6a – b 叶。

⑧ 许有壬:《圭塘小稿》卷一〇《故中书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三怡堂丛书本,第 7a 叶。《元史》卷一二〇《镇海传》,第 2964 页。

⑨ 《济宁路总管府记碑》(至元二十四年立石),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32a – 34a 叶。《济宁路达鲁花赤睦公善政颂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36b – 39b 叶。

⑩ 《重建至圣文宣王碑》(大德五年);《阙里宅庙落成后碑》(大德十一年),弘治《阙里志》卷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23 册,第 621—623、623—634 页。

⑪ 《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辛氏陈氏合葬神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4a 叶。

⑫ 《乐善公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8a 叶。

⑬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第 45 页。

⑭ F. W. K. Müller & W. Lentz, “Soghdische Texte 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34. 20, pp. 504 – 607 (22, 38, 46).

⑮ Nicolas Sims-Williams, “Baršabbā”, *Encyclopaedia Iranica*, New York: Bibliotheca Persica Press, 1989, Vol. III, Fasc. 8, p. 823.

aumā,义为斋戒)是常见的教名,13 世纪由元大都前往中东随后代表伊利汗国出使欧洲的著名景教僧侣列班扫马(Rabban bar Ṣaumā)即此名。岳出谋(＊Yočumud),元代更为常见的异译是要束木、要束谟、要束谋、药实谋,七河景教碑中有 Yōšmid/Yōšmud 的形式①,义为礼拜日。② 岳出谋则是又经过了 -š- 向 -č- 的方言音变。岳忽难(Yōḥnān)也是元代极常见的基督教名,异译有岳合难、月忽难、月合乃等,今译约翰。变德古思③,用字奇特令人生疑。张佳佳认为,变德古思为别古思的异译,汉人为避免祖孙同名而采取不同的字。④ 但是,张佳佳以“变德”反切为“别”的理论恐怕很难成立。况且,任何一个通晓汉文的人都不可能采用“变德”这样一个涵义不佳的词。陈高华先生怀疑“变”字为“燮”之讹⑤,是更为合理的推测。不过,燮德古思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音词汇。笔者要进一步推测,变德古思为燮理吉思之讹。这个教名来自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圣徒 Sergius,叙利亚文 Sargīs 的突厥语形式 Särgis,在元代景教徒中极为常见,最著名者莫过于由西域迁居镇江的景教徒马薛里吉思(Mar Särgis)。⑥ 这个教名也被按檀不花家族第五代成员所用,是即按檀不花之孙鱼台县达鲁花赤薛里吉思⑦,鱼台县《修儒学碑记》也记载了这位达鲁花赤的事迹,译名作“燮理吉思”。⑧ 基督教家族中两代人同名是很常见的现象,但这对汉人而言却很难理解,所以在同一碑中,同样使用 Särgis 一名的两代人异译为燮理吉思、薛里吉思以示区分,正是书写碑文者有意为之。

第五代的材料有限,目前仅知有 7 人。可以肯定为基督教名的有 3 个。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担任鱼台县达鲁花赤的薛里吉思,还有昔里瓦、砮珥。“瓦”八思巴字作 xwa[ɦwa]⑨,则昔里瓦应来自叙利亚文Šliḥā,义为使徒。砮珥来自叙利亚文 Nōḥ,即《圣经》中建造方舟的诺亚。这一代其他人如买住、留住,都是汉式小名,可能他们尚年幼未受洗礼。密聂杰也许是突厥名,但笔者没有找到合适的对应词汇。有堂兄弟 2 人皆名为塔海(Taqai),为突厥—蒙古名。⑩

进入汉地之后,按檀不花家族成员实际上已经颇具汉文化修养。按檀不花之子岳出谋两度为伏羲庙撰写碑文⑪;骚马自号“乐善”;鱼台县碑刻有云“宣差燮理吉思明卿来监是郡”⑫,明卿当为燮理吉思的字。元代也里可温人颇有以某卿为字之风尚,如汪古马氏的月合乃字正卿⑬,泰定进士雅琥字正卿⑭,至正进士月忽难字明卿⑮,迈里

---

① Wassilios Klein, *Das nestorianische Christentum an den Handelswegen durch Kyrgyzstan bis zum* 14. *Jh*, Grabstein 27, p. 170 转写为 YŠMYD。以同书第 417 页所附照片核之,首字母 Y 之后显然还有一个字母 W。

② Peter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orgias Press, 2015, pp. 188 -191.

③ 《乐善公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8a 叶。

④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第 45 页。

⑤ 陈高华:《元代内迁的一个阿里马里家族——“也里可温”的新材料》,第 365 页。

⑥ 关于镇江马薛里吉思的相关研究较多,近年在审音勘同方面最值得参考的是刘迎胜:《关于马薛里吉思》,《元史论丛》第 8 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22 页。

⑦ 《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辛氏陈氏合葬神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3a—27b 叶。

⑧ 康熙《鱼台县志》卷一八,第 27b 叶。光绪《鱼台县志》金石志,第 17a 叶。张佳佳引用后者时误作“燮里吉思”。

⑨ W. South Coblin, *A Handbook of ʻPhags-pa Chinese*, Honu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2007, p. 172.

⑩ 参看 Volker Rybatzki, *Die Personennamen und Titel der mittelmongolischen Dokumente: Eine 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 pp. 355 -356.

⑪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 904 册,第 596 页。

⑫ 《修儒学碑记》,康熙《鱼台县志》卷一八,叶 27b。光绪《鱼台县志》金石志,第 17a 叶。

⑬ 《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第 3245 页。

⑭ 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一〇《题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6 页。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2 年版,第 212 页。

⑮ 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第 384 页。

古思字善卿①。但值得瞩目的是,我们所知的按檀不花家族五代 19 人中,尽管有一些汉语字号、小名,但正式的汉名并没有出现。

结　论

出自西域景教重地阿力麻里的按檀不花家族,本属操突厥语的景教徒,使用叙利亚文、回鹘文两种文字。归附成吉思汗之后,家族迁居蒙古草原,再由松州迁居济宁。从景教人名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整理出这个家族中 9 位用教名者如下:岳雄(当作岳难,Yonan〈Yōnān〉)、别古思(Bäküs〈Bakōs〉)、变德古思(疑当作燮理吉思,Särgis〈Sargīs〉)、骚马(Sauma〈Ṣaumā〉)、錄硕霸(当作保硕霸,Baršabbā)、岳忽难(Yoxnan〈Yōḥnān〉)、岳出谋(* Yočumud〈Yōšumud〉)、薛里吉思(又作薛理吉思,Särgis〈Sargīs〉)、昔里瓦(Šliḥā)、砮珥(Nōḥ)。

通过人名、居地、年岁、身份、官职诸方面的比对,我们可以认为赤峰市松州城遗址中发现的瓷质景教墓碑属于按檀不花的祖父岳难(汉文文献中的讹作岳雄)。岳难由阿力麻里入侍成吉思汗,后被派到弘吉剌部担任 ordu igäzi,相当于王相、王傅。岳难的称号 kömkä sänggüm,对应汉文史料中的"特授□睦哥职事,配金虎符"。从岳难的经历来看,他应该已经熟练掌握蒙古语。家族自第三代按檀不花从松州迁至济宁后,仍保持着突厥语、叙利亚语的读写能力,如按檀不花"识会畏兀儿文字言语"②,第四代骚马熟读也里可温经。这个家族属于统治阶级上层,地位优越,能够维持甚至发展自身的景教信仰,在济宁修建两座大寺即为明证,这让我们更加确信景教文献确被元代西域移民带入了汉地。

操突厥语的西域景教人群东迁,在蒙古语、汉语的交际与仕宦环境中也受到了影响。从人名学而言,虽然按檀不花家族多位成员颇具汉文化修养,甚至有汉式的字号、小名,但都没有正式的汉名,家族中占多数的仍是基督教名,另一些则是突厥—蒙古名。对于由西域迁来的景教徒而言,叙利亚文、突厥语所承载的信仰和文化,成为他们的兼有宗教与族属双重内涵的身份认同。蒙元王朝的统治,招徕了这些族群,并让他们较长久地保持了自身的文化。因此我们在文献中能够找到大量的景教人名及相关信息。叙利亚文、回鹘文、汉文的对读,可以相互校正。景教人名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对于欧亚大陆景教史乃至东西交流史研究定能有所助益。

(附记:本文初稿撰成后,承蒙社科院民族所乌兰老师、内蒙古大学白玉冬先生提供意见和材料,谨致谢忱!)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nthroponymy of Nestonrians inthe Yuan Dynasty: a Case Study on an Immigrant Family from Almaliq to Jining

Ma Xiaolin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anthroponymy (人名学) of Nestorians (景教徒) in the Yuan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newly-found Chinese sources of Nestorian Altan Buqa (按檀不花) Family, who were immigrants from Almaliq (阿力麻里) to Jining(济宁) in North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ersonal names in light of Syriac and Uyyur script sources. Evidenced by his personal name, residence, age, position and official title, the grandfather Yue Nan (岳难, *sic.* for Yue Xiong [岳雄]) can be identified with Yonan in the Christian tombstone unearthed in Chifeng (赤峰). All the nineteen personal names, of which nine are Christian names, are reconstructed along with textual emendations. Considering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family's immigr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ir cultural tendencies needs to be re-estimated. Even if they showed heavy Chinese influences, Christian belief stayed important.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 (蒙元帝国), Nestorianism (景教), Erkehün (也里可温), Syriac (叙利亚文), Uyyur script (回鹘文)

①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四《故忠勇西夏侯迈公墓铭》,第 6a – b 叶。

② 《表庆之碑》,《巨野县志》卷二〇,第 24a 叶。